



一块不朽的石头

刘学升

说实话,来井冈山大井参观,这块石头原本是不吸引我的,不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嘛。当友人指指我身旁立着的牌子,我一瞧,顿时肃然起敬!原来,静静地伫立在大井的这块石头,竟是一块不朽的石头,一块曾让伟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经常坐在上面看书读报、批阅文件、分析形势、指点江山,被当地老百姓称为“读书石”的石头!

1927年10月24日,是一个让井冈山人民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,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,来到大井,住进了客家的白房。从此,大井,一个原本没人关注的偏僻小山村及其被红军喻为“金銮殿”的白房,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。

这块石头就坐落毛泽东同志和红军战士驻扎的白房前。当年毛泽东同志与红军战士驻扎井冈山,引起国民党的极度恐慌,不断前来“围剿”。大井,这个小小的山村,先后遭受九次兵燹之灾。如今大井毛泽东同志的旧居,是1961年当地老百姓在原址上按照原貌重新修建的。当

时仅存的半堵残墙,也被老百姓设法保护了下来,镶砌在新墙之中。我从残墙上的累累弹孔,仿佛看到敌人丧心病狂、屠杀红军官兵和井冈山老百姓的滔天罪行!

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。结果是,井冈山虽然“石头过了刀,茅草过了火”,四万八千多名红军指战员和老百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但冰雪封道,总会融化;风雪漫天,总有止息。如今的井冈山,映入我的眼帘的,是草长莺飞,郁郁葱葱;耳熟能详的《十送红军》《映山红》等红歌时刻在井冈山各处回响;井冈山的石头,包括大井毛泽东同志的“读书石”,依然存在着。

我坐在“读书石”上,试图切身感受一番中国革命的不易。

我面前的这块“读书石”,似一位不会说话但有灵性的老人,亲眼见证了一切。尽管这块石头不说话,但它是不朽的,因为它是为中国革命做过贡献的,并代表着胸怀理想、信念坚定的井冈山精神,理所当然赢得我对它的敬重。

黑白照片

戴旭东

在不断重叠的记忆相册中,我在寻找一张黑白照片,一张久久难忘的照片,苦苦寻觅却不知它的去向。时间可以让记忆变得模糊不清,但是这张照片却牢牢地抓住我,念想中,有涟漪般的激动。

我难忘它,是因为在我童年的照片中,我小小的心是萌生过自豪感的。记得父亲总是对我板着个冷脸,那是一座很难靠近的“冰山”。稍加不满,他就会“啪”的一巴掌击打在我的后脑,令我猝不及防,常常地,如猫见老鼠,心生恐惧,望之生畏。

那年冬天,父亲领了我去照相馆照相。那天,他不那么凶,那双大手居然是温热有安全感的。我随着他去了,也留存了童年时代父亲对我最温柔的片刻。那天,父亲本来是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医院口腔科拔牙的,途中并没有说起照相的事情。一路上,父亲迎着寒风用力踩着车蹬,我在他身后看着一棵棵闪过的白杨树。父子俩要么沉默,要么一问一答。我对他说我害怕拔牙,父亲不紧不慢地说打麻药就不会痛了。从没拔过牙齿的我心里敲起鼓来,望着寒风中飘落的树叶,任愁绪飞扬。从郊外行驶到城里后,父亲见我脸上冒着冷汗,就拿出手帕擦了擦我的额头,那一刻,父亲的眼神是充满慈爱的,然后,他用舒缓的口气对我说要带我去照一张相,话语中透着鼓励,仿佛要送一件礼物给我似的,我居然有受宠若惊的欢喜!

走出照相馆,我跟着父亲来到了医院口腔科,闻着走廊上刺鼻的药味,想要打退堂鼓。看到父亲眼里极少透出的温存眼光,许多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。给我看牙的是一位热情和蔼的女医生,她慈眉善目,话语温柔,笑意盈盈地给我做了检查。当她决定给我拔牙时,我开始害怕了,问女医生能不能不拔牙。她说我牙齿里有几个虫子呢,不拔怎么办呢?她问了我父亲:“孩子对青霉素过敏吗?”说是打麻药前,要在我的手腕上做皮试。眼见她拿起针头要往我手里扎,我本能地抽动着手臂开始反抗。父亲见我任性地质阻医生的工作,沉下脸对我说:“你刚才还照了相呢,这点痛还忍不了啊!”我哭丧着脸,语无伦次

地哀求着女医生手下留情。猛然间,僵持中她轻柔地握着我的右手,把针管举在空中,做出了暂停的姿势。她从我父亲嘴里知道我喜欢看《鸡毛信》等小人书,就问我可知道连环画里的主人翁后来干什么去了。她轻柔的话语让我的目光投到她闪亮的眼眸中,被她讲述的故事所吸引,忘记了自己刚才还恐惧的内心。她迅速地把针头扎进了我的皮肤里,等我反应过来,她已经笑着拔出了针头,还说我表现不错,很勇敢。她亲切的话语一直萦绕在耳,我血迹斑斑拔除了的牙齿已经被轻而易举地丢在了一边。

她急中生智的缓兵之计攻克了我心中的堡垒,现在想起来依然心存感激。她没有对我强硬着来,而是拉家常式的体谅,如同在家中与母亲围在炉前烤火的那种亲密交流。拔好牙齿后,父亲拉着我的手向女医生道谢,我也木讷地挥手告别。那一刻,我仿佛进入了温暖如春的地方,而不是令人生畏的场所。我迈出门后,情不自禁地回过头去看了女医生一眼,她美好的形象让我感到生活的可爱多于冷漠。后来,我又去找她拔过几颗牙齿。再后来,长大的我去医院看肠胃病,还是情不自禁地顺便爬上楼去了口腔科,却已不见她的身影。听说她是口腔科主任的妻子,已调往别的科室了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那张黑白照片就这样带着一段美好的记忆留在我的心里,想起父亲和那位女医生,心里就有暖流流过。那件事改变了我对父亲的看法,我知道他是可以靠近的,可以依靠的。

天遂人愿,冥冥之中,仿佛是上帝的旨意,这张黑白照片连同我百日光屁股的照片,居然就躺在旧书橱里堆积多年的杂物中,于一个夏日不经意间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,欣喜之情油然而生。

黑白照片从书本里飘落的瞬间,尘封已久的岁月再次显现,让我找回了温暖的记忆。屈指算来,当年给我拔牙的女医生应该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,她的微笑有一种无可抵抗而摄人心魄的力量,就像达·芬奇那幅世界名画中的蒙娜丽莎,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。



夏天的菜园子

刘 恒

早些年欣赏水彩画,特别喜欢那些临摹瓜果蔬菜等静物的作品。那些个静物,暗处若隐若现,亮处流光溢彩,看上去活色生香,凝望久了,似有熟裂开来的声响传来!这种感觉来源于对画中物品的熟识,自小而今的熟识!成熟以后尚在枝蔓上的瓜果,是饱满而诱人的,如若家里有一个菜园子,就能领略到那股子夹杂着青气的甜香。农历五、六月间,正是瓜果飘香、蔬菜丰盈的季节,每年的这个时候,城里的人们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时令蔬菜,菜场里码放整齐的果蔬固然不错,但跟园子里未脱离地气亟待采摘的那些还是不能比的。在农村长大的我,对提着篮子采摘瓜果蔬菜的记忆是清晰的,收获的喜悦至今难以忘怀。

家里的菜园子就在村口,因为离一条小河很近,所以许多家的菜园子都围在那里。树枝捆绑的园门,外围是从田野里削来的野蔷薇。春天,菜籽下地,十几副扁担水桶穿梭在一起,一粒粒的希望从手指间落入泥土。嫩芽抽出新绿的时候,上学下学的间隙,我都要狠狠地望上两眼,天天盼着那些新芽能够长大。终于有一天,我发现了不一样的希望:在园子的拐角冒出了几棵竹节花,再后来,有两株金银花点缀其中,它们似乎比蔬果的幼苗攀爬得快多了,紧紧地依偎在野蔷薇的根部,逐渐萌生出了一丛。金银花体态优雅花香宜人,可入药可泡茶,当然多多益善,竹节花就没有如金银花一样的资本了,它们疯长占地吸肥不说,花朵又清瘦,实在无甚好处,所以,在其尚未孕蕾之时,往往就被铲除了,很少一部分因为隐藏得深,才熬到了花期。

渐渐地,夏季来临,蜂蝶簇拥在园子外围的野蔷薇上。蔷薇花竞相开放,或红或白或粉,香气浓郁,花姿虽逊于玫瑰,却也浪漫得透彻!夏天的雨急促而放肆,猛烈地击打在挂果期的菜蔬枝蔓上,有些孱弱的嫩果便过早地夭折了。雨后的园子里,升腾起阵阵热浪,野草杂居在任何一处可以容身的角落!雨后,太阳又探出了头,继续炙烤着大地,被拔除的野草很快蔫在一起,又因为身下潮湿的土壤,很少一部分会重新活了过来,再一次爆发它们的顽强。

几场暴雨过后,园子里渐渐丰盈起来,西红柿、黄瓜、辣椒、豆角、茄子,热热闹闹地扎堆在一起。那些菜蔬,绿的沉静,红的热烈,先前纷繁的蔷薇花也被它们鲜活的色泽比了下去,整个园子里,七色杂陈,硕果累累。这些普通的农家菜不仅产量大,而且采摘周期长,常常,一根藤蔓可采摘数天不败!大雨激裂很多的西红柿,那些开裂的通常是最好的,咬一口酸甜而温润,根部微微带点青涩的味道。还有那些农村最常见的瓜,诸如西瓜、香瓜、菜瓜、面瓜,口感或脆生或绵软,在没有高档水果可以品尝的乡下孩子们的眼里,它们的成熟就成了那个季节我们最热切的盼望!我们提着篮子,踩着雨后园子里的热浪,找寻那些熟透了的瓜果,有时候还顺手掐一把苋菜放在篮头,一则隐藏篮中之物,二则带回去留做炆锅菜,其实,家家都在采摘,谁也不稀罕谁的,大人们往往还会互相夸比一番各家的收成。

人们付出辛劳,自然界总是会加倍的给予,我们赖以生存的,是土地上长出的一切!一日三餐,需要最基础的原料,多情的土地,孕育了很多形态各异的食材,它们朴实无华,它们暗自留香,无论到什么时候,它们都是我们裹腹充饥的宝贝,是我们眼里最真实可靠的物件。